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錄監生臣祝然

謄錄監生臣黃熙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臺省部

奏議第七

後唐李元龜末帝時為刑部郎中清泰元年上言以聞
開成格凡貶降官本處春秋以存亡報省如沒於貶所
有骨肉許歸葬如無骨肉本處便與埋葬乃下詔曰李
元龜官處法司次當候對以稍憊於時雪請特降於優

恩初則以貶謫官亡歿外州乞容歸葬次則以亡歿者
兒孫絕嗣請本處瘞埋宜依所陳頒告諸道

周元樞為侍御史清泰元年陳十事其行者四詔曰請
再示賞罰提舉縣令事百里象雷之地一同製錦之人
期在養民豈宜失職諸州觀察使刺史嚴切提撕請牢
籠俊又搜訪賢良况選部貢闈每年慎擇尚慮貞廉之
士愧趨躁競之門諸道廉使更宜搜訪請斷無名率配
委三司使省奏舉行請止急徵暴賦况秋夏徵科自有

常限宜令官吏不得踰違

清泰二年御史中丞盧損上言五事其一臣覩陛下勤儉為本宵旰是專日新之德繼聲時病之憂漸息事纔達聽言乃必行若有隱於聖明必貽咎於陰責器小而誠難測海日下而但合傾心今欲曉諭中外臣寮載星登車端門待漏寅初開鑰日出排班中興殿庶事未通乞光降宣不坐冀視朝之制合古事君之禮得中匪懈之誠咸專未明之求外顯其二曰臣聞食以時則百骸

皆理失其言而駟馬難追利便可行踈濶莫返况開闔
之制出入須常且貴賤而不分恃強壯而爭進此後逐
日早辰軍人百姓馬羣放牧令兩掖門出廣列尊卑其
三云帝居皇宅法象太微取則皆自於上玄臆度無違
於古道標正影端之語萬世不踰從權就便之規一時
難守臣見九衢巷陌已是漸微兆庶街坊未止侵占陞
下仁恕在念約絕難行且乞五鳳樓南定鼎門北禁止
搭棚籬圈籠樹舍簷取土填街引渠穢路請指揮金吾

軍巡止絕其四橋號天津名實帝道人臣履歷尚合兢
趨牛車往來公然縱恣請止絕天津橋中道兩頭下關
駕出即開兩傍之路士庶往來其車牛並浮橋路來往
其五朝廷所重名器為先叙禮樂道尊卑明貴賤伏見
禁門之內人馬出入極多臣請凡官負除將被袋馬外
其餘騎從竝令於光政門外下馬詔曰聽政不坐禮儀
而合使先知牧馬趨朝道路而宜令有異况民家占侵
於御路固合條流牛車來往於天津宜須禁止盧損益

深奉職言切為時詳五件之封章俾四方之觀政除光
政門外下馬一件續有處分餘並從之是年又上言准
天成二年二月勅每年進士合有聞喜宴春闕宴并有
司所出春闕牒用綾紙竝官給臣等以舉人既成名第
宴席所費屬私况國用未充枉有勞費請依舊制不賜
又准天成元年七月及四年十二月勅應中外官除授
不繫品秩一例宣賜告身請依舊制合賜外各令自出
綾紙又准天成元年七月勅加每月十五日入閣罷五

日起居臣等以中甸排仗有勞聖躬請只以月首入閣
五日起居如舊又天成元年八月勅除旨授令錄皆令
內殿辭謝臣等以令錄卑微不可內廷展謝請依舊制
正衙辭謝又天成三年五月長興二年七月勅許節度
使帶使相歲薦五人餘薦三人防禦團練使二人臣惟
州縣負闕甚少若容薦舉則每年銓選可以注擬請特
行釐革又長興二年八月勅州縣簿尉判司差充軍巡
判官仍同一任自邇已來頗傷物論以為不當請行止

絕依舊令衙前選任詔曰令錄之任總六曹之糾轄繫
百里之慘舒惠養吾民可以親承顧問內殿辭謝可如
舊制藩侯郡守薦人或諳公事或有裨益不可全阻許
依天成勅帶使相藩臣歲薦三人餘二人直屬京州郡
防禦團練一人諸色官告舉人春闕冬集綾紙聞喜闕
宴所賜錢竝仍舊官給餘竝從之

劉鼎為吏部員外郎清泰二年上疏臣見建中元年正
月勅中外文武臣寮授官上後三日舉人自代事下中

書如除官用人選所薦多者擬議多事已來此道久廢
今後乞復施行詔曰設官分職為時主之敷恩推賢讓
能乃朝臣之盛事是以詩稱伐木史載彈冠俾拔茅連
茹之時見力行脩身之道劉鼎官居雉省立近龍墀因
貢讜言請行故事欲使子皮舉善終明子產之賢鮑叔
讓能不掩夷吾之畧兼可以致同心協力表後已先人
克揚文子之風免有展禽之歎舉實公當便可施行情
涉阿私理當比驗

許遜為右拾遺清泰二年上疏曰臣見上封事者多不
闕時政得失或以事不合已或以位未及人但欲虛鼓
聲名妄邀擢全非切當空事游詞數件之中一無可
取不惟熒惑聖聽兼屬侮慢朝綱今後請除兩省官合
上封事者其別班除論本司公事外請准太和二年勅
輪轉待制給事合司封奏大凡食祿之道本在致君不
可獨善一身歸惡萬乘惜暫時之逆耳貽他日之痛心
事切三思理實不可其切要言者或君上情耽酒色志

好畋遊言動稍乖理須論諍職司其事合在諫官況陛下嗣位已來憂勤庶政鮮有過悞無可陳論朝廷班外之宜職在御史臺如有愆違御史彈糾其餘鞠獄自有法司事若有違他自論奏此外越局言事竝望寢停詔曰上書言事諫署舊規各有所司豈宜越局若思出於位理或侵官言匪盡忠徒欲沾於蹇直詞多率意實有望於指陳許遜所上封章請依近勅各司其事允叶舊

章

李慎儀為考功員外郎清泰二年上言今春已來稍愆
雨澤陛下念稼穡之重深宵旰之憂倍軫聖心遍走羣
望盈尺則告瑞於元朔如膏則潤浹於暮春可卜豐穰
動諧響應請天下凡祠宇有益於人者下本處常令修
飾冀集洪休從之

李邁為刑部郎中清泰二年上言臣忝掌刑名合論法
律臣見比年已來有前州縣官或假侵官不量事體皆
投匭乞官况大朝取士之門有舉有選苟有長才茂器

舉選安敢滯留國家置匱之意本為訴寃士人乞官安得造次又閭里淺識濫繇官路妄有求請不顧格律條章所司以陞下方開言路不敢是非典法是國家大經誰可析言輕議此後凡投匱上言乞官亂法者望下所繇法司勘驗可否從之

張守吉為吏部員外郎清泰三年上封事伏覩兩道興兵所宜備慮臣恐京師天下州府所禁囚徒獄戶不完寃徒多狡或踰垣破械結黨連羣或聚綠林或奔逆壘

以此為患事狀非輕臣望所禁重囚除惡逆放火殺人
外可恕者量減本罪一等斷遣兼州縣近山澤人煙濶
遠處量令州縣置鋪警巡以防聚集詔曰所奏除惡逆
外降罪一等下大理寺詳簡疾速施行

晉梁文矩為吏部尚書天福二年七月奏臣伏奉勅牒
令參詳文武百官所進封事內宗正卿石光贊上章云
伏見滎陽縣道左萬石君廟本前漢大中大夫石奮之
廟德行意績備列前書乞降封崇俾光宗祖者切以萬

石君播盛德於漢朝立嚴祠於鄭圃爰開聖緒永叶昌
期石光贊所上公言備章職分深為允當望賜施行勅
漢大中大夫石奮德盛軒裳道光簡素享萬石休明之
祿成一門忠孝之名彰茂實於前脩契隆興於景運宗
正卿石光贊特上章疏欲示封崇異表深源式昭豐祚
宜贈太傅八月又奏臣看詳左拾遺任瑤所進封事切
見唐莊宗朝宰臣豆盧革韋說洎歷數朝累行宥典俱
遂昭雪頗是分明然則河南令豆盧昇南頓令韋濤因

父配流遂停官爵况曾居郎署久在朝行或以被茜袍或以紆紫綬前後十遷歲歷八奉赦書至於嘗赦不原亦得乘時被寵况豆盧昇等唐少帝之時刑部已得雪牒便可却復舊官旋屬偽廷却除宰子既塵墨綬須服荷衣敢望明朝特加殊澤切以任瑤所進封章請復豆盧昇等官序服色望中書商議勅豆盧昇等已經洗滌又復官常俟著政能當行甄獎

曹國珍為吏部郎中天福三年十月隰州蒲縣令竇溫

顏進策內一曰兵不可不戰將不可不擇每於月旦宜令教習楚莊立功而心懼晉文戰勝而色憂居安慮危古之道也此乃鴻圖求固霸業彌芳詳定官等以其徵引方拙未可奏聞國珍與其議以為可行乃上言曰臣聞去華務實捨短從長片善不遺羣材畢錄切詢古道宛是良圖將隆講武之規宜舉訓戎之典故左氏春秋傳云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此所以昭宣七德制服萬邦又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武事此所謂聿脩戰法俾耀軍威又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所請每月旦教習事伏乞宣駙馬步軍都指揮使簡練馴閱甚為允當望賜施行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

張恕為刑部郎中天福二年十月奏伏以革故從新方恢於聖運赦過宥罪繼洽於君恩故澤布九天無所不及慶流萬國無所不周伏惟皇帝義布幽明化均動植

改秦隋之覆轍繼周漢之昌圖上簡帝心蕩蕩方臻於
壽域下符民欲熙熙將返於淳風彌寬含垢之情遐廣
推恩之道臣伏見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書節文
應為廷貶降官未量移者與復資責授官亦與復資應
徒流收管人竝放還者又覩今年八月二十五日德音
節文應自創業已來降黜者竝與放還枯鱗再泳朽木
重芳是知弘貸之朝大舉哀矜之典所有偽廷貶降官
等雖經量移盡思歸復每望雲天之澤常懸省責之心

特冀聖慈更加念恤未敢希復序資品且乞令放還鄉間所冀表明代之好生遂小人之懷土臣叨司刑典獲奉赦條願迴解網之仁用廣垂衣之化從之

殷鵬為起居郎天福二年十二月上言切聞司封格式內外文武臣寮纔昇朝籍者無父母便與追封追贈父母在即未叙未封以臣所見誠為不可此則輕生者而重死者棄今人而錄古人其榮何有其理安在又云父母在品秩及格者即與封其母不言其父便加邑號兼

曰大君遂令妻則旁若無夫子則上若無父豈有父則
賤而母則貴夫則卑而妻則尊若謂其父未合加恩安
得其母受賜若謂以子便合從貴何得其父不先伏以
父尊母卑天地之道尊無二上國家同體今母受封父
無爵名教不順莫大於茲臣伏乞自今後文武臣寮父
母在其父已有官爵者即叙進資品以及格式或不任
祿仕即可授以致仕或同正官所貴得以叙封妻室即
父母俱榮孝子無不逮之感閨門交映聖君覃慶賞之

恩噫荷陛下孝治之風受陛下榮親之祿者靜而屈指
不過數人陛下得以特議舉行編為令式勸天下之為
善令域中之望風自然見前代之闕文成我朝之盛典
况唐明宗朝長興元年德音內一節應在朝中外臣寮
父母在竝與加恩司封不行明制堅執前文儻布新恩
兼合舊勅庶使事君事父常遵一體之規為子為臣不
失兩全之義臣又聞司封令式內外臣寮官階及五品
已上者即封妻蔭子固不分於清濁但祇言其品秩且

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竝是五品贊善大夫洗馬
中允奉御等亦是五品若論朝廷之委任宰相之擬掄
出入之階資中外之瞻望則天壤相懸矣及其叙封乃
為一貫相公至此其理甚非而况北省為陛下侍從之
臣南宮掌陛下彌綸之務憲臺執陛下紀綱之司首冠
羣寮總為三署當職尤重責望非輕此則清列十年不
遂顯榮之願彼則雜班兩任便承封廕之恩事不均平
理宜改革伏乞自今後應諸司官及五品已上者即依

舊制施行應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與封廕清濁
既異秩品宜昇仍下所司議為常式勅人子之道祿貴
在於及親王者之恩事必從於尊本應内外文武臣寮
父母在如子品秩及格與加恩在朝行者父與致仕官
母與叙封郡邑號其外四品已上節度團練防禦使刺
史父與致仕官其餘與同正官母與叙封郡邑號如內
外官父已有致仕及同正官母已曾叙封子品高者更
與加進半俸續議指揮如父有職官不在此限餘竝准

格文處分仍編令式永著常規

邊光範為太府少卿天福三年三月上書曰臣聞太宗有言曰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則知此官實繫治亂本須得人臣竊見今之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或但詢官序實恐撫民寡術仰貪吏以無方以此牧民而望民安未可得也特乞除此舊訛委其能吏將祛民病永召時和疏留中不出

李祥為中書舍人天福三年三月上疏曰臣聞除舊布
新故順天而設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
縣之至公所以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既逢英主未革前
蹤是敢聊舉一端輕塵四達酌其損益幸補涓埃伏覩
南北兩班內庭諸局或不文不武非舊非勲論伎術
則固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常
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級仍蔭私門泰
榮更及於子孫祿利徒銷於府庫况今乃興戎事久困

生民因無用之官寮具員無闕計有限之財力帑藏正
虛若不去留空成耗蠹伏望畧加澄汰稍辨幽明則支
分或減於殷憂內外庶成於通濟又覩十年已來肆赦
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
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絲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
管鑰之微人曹局簡札之小吏至於伶倫賤類灑掃庸
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遽披於法服牙笏
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渥澤恐遺

於萬物而衣裳在笥貞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溥恩
應諸道職員除主兵將校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
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
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則只許
薦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諸色人竝委本道量轉職
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寰區仰天子
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皇帝
陛下俯迴宸覽畧炤愚衷勿為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

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留神自可觸類而長
宰臣奏李祥才光鳳閣志奉龍圖聰明有作誥之方名
器無假人之理以茲留意爰具上章乃是大綱且非小
善既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
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劉皞為駕部員外郎知雜事天福三年三月上言曰藩
侯郡牧仗鉞分符繫千里之慘舒行一方之威福自古
選任須擢賢明近代統臨為酬勲績將邦域之生聚展

將領之人情識分者附正營私黷貨者嚴刑廣取諸頭
剝削多贍爪牙自黃巢已來偽梁之後公署例皆隳壞
編戶悉是凋殘或不近邊陲不屯師旅無城郭郡邑非
控扼藩垣試任廉能且權嘗理逐年屬州錢物每季申
省區分支解有餘罄竭供進府庫漸足黎庶稍蘓縱有
過愆亦施懲責言雖鄙近望賜施行疏留中不出

趙仁竒為司天少監天福三年五月上言曰臣聞自古
創業之君開基之主設官分職革故鼎新必有強名用

為公器以誘英彥皆不徒然伏見近年酬賞在京諸指
揮使皆遙授刺史得非朝廷以貴其地望優其祿利乎
臣以為大輅起推輪之始濫觴成方舟之流但恐滋深
不可改易非創業制命之所宜也今六軍諸衛品秩皆
高不用酬勲是成虛設遂使掌禁軍者鄙昇朝之貴貪
外任者無戀闕之心稍涉官邪徒費國用其六軍諸衛
官員伏望委宰臣約前唐故事依文班品第加以料錢
自此後非有軍功不可輕授名器無假中外迭居豈唯

正於等威抑亦省於經費時下中書行之宰臣奏云朝廷所設環衛此掌禁軍久屬從權驟難改制望令將來商議施行

趙遠少帝時為刑部侍郎開運二年奏臣伏覩長興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勅州縣官在任日有覆推刑獄公事雪得冤獄活人性命者准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南郊赦書節文便許非時叅選特與超資注官仍賜章服者宜令諸道州府凡有雪活冤獄州縣官等依元勅點

檢給付公憑本官自齋赴刑部投狀委刑部據狀追取
本道雪活公案叅驗如事理合得元勅便仰給付優牒
此蓋道弘激勸務絕罔欺在酬獎以甚優期刑殺而無
濫臣詳元勅只言州縣官員所許加恩未該內外職掌
臣又詳前後請給優牒人等文案若繫雪冤屈本道尋
合奏開例過五年十月本人方來論請須却尋追文案
勞擾公方於事難明於理未當伏惟皇帝陛下體堯仁
而御寓敷舜德以臨民大闡化條克脩刑政旁詢闕典

用整弘綱功必賞而罪必誅善者進而能者勸起今後
但能雪活冤獄不限在朝職司亦乞量加旌賞應闕諸
道州縣官員雪活冤獄不虛委逐處長吏抄畧指實案
節先具奏聞所付本人憑由官滿到京便於刑部投狀
不得隔越年歲方可論訴功勞庶內外以皆同使期程
而有守廣亭毒好生之道盡高低察獄之明者勅旨理
冤申屈勞績可加內職外官課最無異苟能雪活何吝
甄酬宜先錄公文直具奏聞或官滿到闕投狀無到隔

年底絕濫訛用分真偽宜依仍付所司

漢盧擢為右拾遺天福十二年轉對奏曰臣聞詩云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又仲由云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孝
而親不待皆以昊天所覆求報為難今陛下信及昆蟲
孝理天下漏泉之澤儻尚拘於常制過隙之恨誠何慰
於孝思今請應在朝內外文武臣寮亡父亡母竝請特
與追贈追封既存沒以知榮則寰區而荷德勅曰盧擢
忠勤奉職謹直立言貢以封章舉其隆典詳觀弘益尤

切歎嘉宜下所司竝令舉奏

乾祐元年詔尚書省集議內外臣寮父在母承子蔭叙封追封合加太字否以聞尚書省奏議曰今詳前後勅條凡母皆太字存歿竝同此即是父歿母存即叙封追封內加太字母歿追封亦加太字故云存歿竝同若是父在據勅格無載為母加太字處若以妻近勅因子貴與父命官父自有官則妻從夫品可以封妻父在不合以其子加母太字若雖有因子之官其品尚卑未得蔭

妻亦不合用子蔭之限從之

麻麟乾祐元年為水部郎中上言臣聞漢朝除吏苟稱其職不數遷移自先朝開國已來牧守多酬勲舊以寵勞臣竊見晉朝除刺史或數月驟替或一歲即移不惟送故迎新轉成煩擾其次廉能者未暇施政貪濁者轉急誅求以臣愚管望朝廷立定年限觀其考課以議轉

遷

呂咸休為給事中乾祐元年上言臣見前朝閩浙入貢

物色下船之後官差脚乘搬送到京臣悉諳知害民尤甚比來貢奉自是勤王差擾貧民貢之何益以臣管見凡此數處貢物竝令自出脚乘不困貧民於理無爽

王易乾祐二年為尚書左丞上言尚書省名曰中臺素稱會府列曹令式廢墜多年兩轄紀綱懸紊積歲或因貢一時之淺見破千載之通規遂俾廡宇類乎衡門官位等乎虛器若以從權改易應變弛張又未見國富時康家給民足禮記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

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伏惟陛下
守文繼統宰輔戮力致君立太平之基創無窮之業其
尚書省二十四司公事望准令式積漸施行所有唐末
艱難已來權立名目請皆停罷即守官有視事之方為
吏無虛名之役

于德辰為兵部侍郎乾祐二年上封九事其一文武兩
班有年深不遷官不改服色者或遭喪闋而不追者今
遇聖朝幸均渥澤其二每年貢舉人數極多登科者少

伏恐淹滯賢能乞量增所放人數其三潭郡茶貨只至襄州客旅竝不北來請三司差清強官於襄州自立茶務收稅買茶足以贍國其四湖南見食嶺南鹽請置官綱於湖南立務權賣其五文武兩班差使出入所令部轄幹濟者聊加酬獎其六河朔緣邊豪俠丁壯能抵拒契丹鬪戰者官中訪聞擢用其七臣伏見官禁牛皮條流太重每請甲科合要皮請量於地畝上配納若民間牛死損亦從許貨賣其皮價不得過錢五百其八昨山

陵宜仗一行道路人戶配米者未納已納竝請放免其
九西道行營立功將卒早宜賞勞不報

梁文贊為戶部員外郎乾祐二年上言臣竊見諸道州
府力及人戶廣置田園不勤耕稼唯為興利以事末遊
臣慮因循以成漸染請量為條教以塞源流臣請在處
官吏搜求此色戶民令出代耕錢納官以督農務

劉濤為中書舍人乾祐二年上言方鎮之內土俗不同
山澤川原租賦各異任土作貢蓋便黎民臣恐天下稅

賦上供土產各異恐於調度或未便安請勅諸道州府於所部之內貢賦供輸有未便特許上書論列以協物宜

邊歸謙初仕晉為給事中開運三年奏臣近以宣達絳綸經過州縣切見使臣於券料外別要供侍以紊紀綱亂索人驢自遞行李挾命為勢凌下作威或副應稍遲即便恣行打棒既遭屈辱寧免怨嗟天聽未聞無處披訴伏乞潛令察訪兼便明降指揮官吏祇供亦須精細

使臣取索嚴示戒懲庶息煩苛漸期開泰者勅邊歸讜
近曾銜命經歷郵亭見使臣踰違以公言上疏事為允
當理協規程其諸道州府館驛宜體所奏施行仍付所
司又至隱帝時為刑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
處有人拋無名文書及言風聞訪聞之事不委根苗即
便追擾既非責實多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瀆化源之
無益遂使貪吏狡吏蓄私憾以讐人讒夫佞夫扇狂言
而害物請明行條制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顯有

披論具陳名姓即據理詳按無縱舞文其無名文書及風聞訪聞竝望止絕不得施行俾存欽卹之風不失舍弘之體從之時史弘肇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羅織成風歸讜嫉之故有是奏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兵部尚書言管諸道州府貢物據元勅諸道州府合輸土貢每年冬至後到京歲前點簡候正伏於殿廷樂懸南排列如不依期限到京者本州錄事叅軍殿罰勾押官典各料斷當司每年坐勅文

告報催促去年冬諸州府輸貢物違勅限者丹絳登曹等四州直至今年正月一日後方送貢物其本官典合行殿責欲移本州勘責從之

竇儼為中書舍人顯德四年上疏云伏以歷代至理六綱為首一曰明禮禮不明則彝倫不叙二曰崇樂樂不崇則二儀不和三曰熙政政不熙則羣務不整四曰正刑刑不正則巨姦不懾五曰勸農農不勸則資澤不流六曰經武武不經則軍功不盛故禮有紀若人之衣冠

樂有章若人之喉舌政有統若人之情性刑有制若人之呼吸農為本若人之飲食武為用若人之手足斯六者不可斯須而去身也陛下思服帝猷寤寐獻納亟下方正之詔廓開藝能之路士有一技必得自效學攻百端靡不明至故小臣不揆愚鄙欲有陳導於禮樂刑政之內勸農經武之中相今所宜各具疏列其一曰夫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崇與天地同其節與陰陽順其道協於分藝行於國家本之以忠孝文之以倫義君臣父

子夫婦之制冠婚喪祭射御之容朝聘享宴之宜軍旅
田獵之事各有宜稱不相侵越所以講信修睦所以洗
心防患上得之尊下得之安定親疏而別同異明是非
而彰貴賤執之則致福繆之則招悔憲物成教崇政明
本未有不繇於禮者也自五帝之後三王以來有益有
損或因或革咸有章憲書於冊書浩浩千編不可遽悉
越在唐室典章頗盛程軌量昭采物酌中古訓垂法百
代則有開元禮在紀先後明得失次其沿革志其楷式

則有通典在錄一朝之事包五禮之儀義類相從討尋不紊則有會要在此三者聖教經制國之大綜也爰自梁朝之後仍世多故典臺之官皆差使於公務禮直之吏悉昧昏於檢按至今每有戎祀之事朝會之期多於市廛草議定注前後矛盾卒多糝稗臣竊以保殘守缺因狹就寡乃暗主之事非明君所為豈可以光陛下超世之宏圖為大朝千載之盛美也所宜闡崇令猷以立國典綴叙舊書以為邦紀義在精審理資端要可以範

園五帝楷則萬古彰陛下之聖明禮不虛道者也伏請
依唐會要所設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為悉
令編次凡闕禮樂無有闕漏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于
內名之曰大周禮俾禮院掌之太常博士如得其人宜
久其職年深則兼官在任勿使旁轉如是則助風教以
彌隆昇典制於將替隱覈前軌聲施無窮者也其二曰
夫樂者以德為本以聲傳御中出所以導志外揚所以
審政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

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合故十一月至生黃鐘黃鐘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也元宮之諧於仲呂母子也傳於林鐘夫婦也迴於太簇父子也聚於南呂子婦也兩陽必爭二陰必乖故抗衡者多異前五相追而後五相隨蓋繇是也一章之中凡有七閏亥未巳丑酉午寅者七閏之正也日有盈縮之度月有遲速之期故或進於前或退於後陰陽之理也六鍾六間十二節凡二十有四位聲氣之大率也平分為七直而略其餘則子寅

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宮子丑卯
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商此四者靡
靡成章峻而清厲鄭衛之音也與夫推歷生律以律命
呂九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
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範宜之德紀協長大
之算則精麤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形兆
則殊塗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七宗
者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

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角為木商為金宮為土變徵
為日變宮為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元龜天豕井侯主
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輿鬼主乎商天根須女庖俎鳥啄
主乎宮辰馬陰旄頭天都主乎變徵大火兵封天高
鳥翼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
參伐輶車主乎羽角之數六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
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
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

十陽之數一百二十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而有化處乎聲之門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算音以定主算以來象觸於耳而激於心然後可言其樂也其音五其聲十二其調六十雅部之樂也其音四其聲八其調二十有四胡部之樂也隋唐已來樂兼夷夏天寶之世雅部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衰郊廟殿廷舊事失次洎黃巢盪覆京兆鐘磬皆毀龍紀返正之歲有司別創樂懸乘風雖存旋宮何在音範寢失至

今闕然豈可以一時偶失之事為百代無窮之制何以
訓正四方綏和百神軌物垂則示人之極也昔唐虞歷
載頌聲方作文武相繼樂教大同陛下布昭聖武彰信
天下宗社靈祇聿監明德所宜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原
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使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
節伏請命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於聖朝凡樂章沿革
摠次編錄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箏二十絃
之離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箏六漏之箏七漏之笛八

漏之箎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
管之簫皆列譜記對而合之類從聲等雖異必通編於
歷代樂錄之後永為定式名之曰大周正樂俾樂寺掌
之依文教習務在齊肅如是則可以移風俗和上下和
順之象著則嘉盛之德備則六變至幽深九奏達高明
知樂之為大者也其三曰夫政者正也以正率下下思
盡誠則上無闕政人能持政非政持人若失人而務政
則雖勤而何益故人道敏政政在擇人擇人之先自相

而始登庸廊廟則有經啓措置之權入侍帷幄則有將
迎承弼之任機事攸綜號令攸發平章於百揆維制於
四方不可不重也唐末政出中要輕於爰立才處輔相
之任便兼公揆之官卿大夫奔競公行禮讓道息未得
之日則以致身富貴為馳騫既得之後則以與國休戚
為憂虞乃三緘於統要之司獨善於兼濟之職但思解
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於身之謀
甚利於國之效如何方今宰臣實罄忠力變和元化則

歲以之豐稔攸叙彞倫則時以之雍靖上無闕政下無
異議固能明舉賢才羅濟經略也伏請今宰臣於南宮
三品之中兩省給舍已上有能經營國家寧衛社稷者
具名以舉若陛下素諳才業上符定制則輔相公揆之
授誠亦得宜陛下嚮不知名或官品未稱則令以本官
權知政事若尚書丞郎權知政事則兼散騎常侍之官
陛下歲年之間察其作為如能興利除害獻可替否進
賢才退不肖則遷其官加其秩官高者則受平章事末

高者但循資而轉且令權知如其非才即便守本官罷
知政事讓其舉主令廷謝知過亦繇子玉敗軍令尹當
責之義也書曰試可乃已又曰歷試諸艱今班行之中
有員無職者大半可令量才授任臨事制宜出則以公
務效試入則以舊位登叙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當黜
黜陟既明天下自正此則為政之道畢矣其四曰刑者
五行之鞭策五性之權衡下民之隄防有國之紀律自
古五刑之設期於無刑仲尼曰民有輕辜必求其善以

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輔其化如有死罪期使之生則其善也刑肅俗弊禮謂疵國勝殘去殺傳稱善人昔漢文斷獄四百殆致刑措唐朝貞觀之世歲決死罪二人今陛下恤刑慎獄義權情恕非不至也而天下冒禁麗法者甚衆殊死大辟者頗多蓋繇未塞其原而理其著者也省刑之要厥有二端一者謹吏二者息盜謹吏在乎責長息盜在乎類取吳姬羣笑孫武加戮於隊長此責長之明效也襄民不道班伯得賊於酋豪此

息盜之良術也夫一縣之政總於令長令長正下吏自肅一州之權統於牧守牧守繆僚屬必濫濫之與肅上使然也近代下民之訟多訟令佐敢訴牧守十中或一訟令佐者皆得理察訟牧守者十無一問縱或詰之而歸罪陪隸者衆矣斧鉞不用刀鋸日弊古人耻之典刑不阿貴賤貴猶當罰賤者自戒如是則官吏畏法刑損其半矣而又除其寇盜使無逸越除盜之術大概有三一者使賤人徒侶自相糾告糾告不虛則以所告賊產

之半賞其告者或一人能告十賊亦以十賊半產與之親屬之間比許容隱在於用權救弊亦可暫更今後有骨肉為非許令首告然所被告者不可令至極刑傷宗族之情失風教之義只令通指同行徒侶則除惡甚多骨肉所首之人特與疎放如是則同惡自相疑阻爭先於陳告骨肉欲保其親競來於原首此息盜之上策也二者如鄭州新鄭一縣團結鄉社之人名為義營分立將佐一戶為賊則累其一村一戶被劫則罪其一將大

舉鼓聲之所壯丁雲集賊徒至多不過一二十數義營所聚動及百人賊人奔逃無有免者見今鄭州封內唯新鄭獨免敎數頃歲尉氏強民潛往密縣行劫迴入新鄭疆界殺獲苦無漏遺豈止自部之中不留凶慝兼令涉境之寇難出網羅此息盜之中策也三者有賊之後村人報鎮鎮將詣村驗蹤團保限外不能獲賊罪罰鎮戍此息盜之下策也如是則姦盜漸息刑又損其半矣何慮漢文之年貞觀之世不在於今時邪其五曰農者

至正之道自然之資為邦大本當今急務欲國家之康
濟在府庫之充盈欲府庫之充盈在田疇之修闢人力
可以課致地利可以計生若地利有遺人力不勸欲邦
寧本固化洽時雍不可得也今宰牧怠職百姓怠業曠
土不墾履畝是憂但隨宜以耕耘惟天時而是賴苟有
水旱其將奈何危殆之機在乎反掌晉朝開運之歲即
其驗歟夫欲富國強兵愛民利物興事任力崇德尊道
敷至化恢長御革頽風洽豐澤無不繇家給人足而馴

致其道也家給人足始於務農務農之原實有三術一曰廣田二曰已債三曰節費廣田則所獲豐羨已債則儲積可保節費則歲計有餘今民不廣田良有以也蓋慮無盡地之稼括為稅簿則并竭所收輸不滿要誰不懼也晉漢二代累發德音使民多種廣耕只以舊額供賦既種之後旋以見苗計租以至倉箱匱空鄉井愁歎先皇享御之始赦書節文之中亦勸民勤勞不殊前意至今曠隙之地荒萊不開繇於誠信前失民無固志者

也夫為政之先莫若著信商君移木豈禮也哉蓋使人
信之則無不治也陛下宜散下明詔使民廣田但輸舊
租永不簡案上言宗廟以表至誠令州郡懸法之所刻
石示民民必信之而田廣矣田廣則多獲多獲則民足
王者藏於天下實一國之富完此廣田之上策也小畝
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制也大畝三百六
十齊魯之制也今所用者漢之中畝若步以大畝之田
輸其中畝之稅或額不敷舊則虛加滿之逮於次年而

田自多矣此廣田之中策也前所言已債節費利莫大焉今編戶之忙以債成俗賦稅之外罄不償債收獲纔畢率無困倉官有科折之弊私有酺釀之緡倍稱速息半價速賣則利貸一斗而償四斗矣欲民不困豈可得哉此外鄉閭之中常有酒食之耗謠僧佞佛相扇成風且瑞雪甘雨和氣所致非為一鄉一里委曲而降小民無知競作齋賽一歲之內數數有之是則債利之劫民也將倍於公賦齋賽之蠹民也又等於王租欲民之饒

終不可致莫若已債節費歸利於民起於來年不得通
債今歲見償之者但令以本債償之留其利餘為民不
債之備則民食資半矣夫陽秋之候豺獺尚祭民祭里
社自古而然宜於二社之辰得以祭餘共相飲食其餘
祈禱散賽之事嚴禁罷之則民食又資其半矣民食既
足則民力普存民力普存則穡事敦業穡事敦業財用
益豐因其利而利之則國富刑清天下知禮節矣其六
曰兵者所以成武功遏亂略行天討順人心混一區宇

昭宣文德三五之代不能去兵故軒戰阪泉堯征丹浦
西伯戡黎之誥成王踐奄之誓即其前躅也陛下卜世
之數莫知其紀五德所正涖萬方之率從未占而享契
人心不戒而謀同時利唯淮南李景負固不賓陛下神
略內融大權潛運整軍經武倏往忽來戎輅一巡則八
州降附靈旗再指則四塞盪平歸命者一一皆存來戰
者萬萬無免偏師獻捷迨有百數仁贍交臂以請命壽
春全城而北遷淮上嚙喉古來未有今以衆擊寡以尊

伐卑以正破偽以強凌弱鮮不克矣然兵道貴速速則
惠民在敵境者免驅掠俘馘之無期處內地者免資糧
供億之為役荆湖兩浙竝有舟師聞其水戰之利勝於
淮寇皆未肯叶心齊力犄角成功者蓋慮吞韓併衛滅
虞兼虢唇亡齒寒勢之懼也陛下宜分命使臣諭其成
策錫之以丹書鐵契質之以左宗右社其三方協同大
舉如秣陵淪陷南服懷柔則元功盛勲當崇賞厚報俾
百世傳襲保其江山旌旗服章僚屬官秩咸用舊制朝

廷弗詢彼既得信誓之文又蒙寬大之詔必能稟大君之神算藉清廟之靈祥親督蒙衝橫江長鷺李景必分兵禦拒首尾支離陛下乃躬御六師方軌南進駐蹕江北圖惟厥成則濠廬等州可不攻而拔矣帝覽而善之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七

宋 王欽若等撰

臺省部

謀畫

漢室而下借箸引籍出入禁闥者皆天子從官而居議
臣之任也魏晉而下叅掌機要彌縫政典亦乃佐佑大
化而總裁衆務焉固其濟濟而富賢材藹藹而多吉士
乃有深達治本詳識國體洞經綸之術練安危之計策

慮胸臆智略輻輳或發於占對而曲暢幾微或形於疏議而咸有倫脊談必極於時變誠因彰於忠蓋流風嘉論信而有徵斯皆名臣之陳迹立言之不朽者已

漢主父偃武帝時為中大夫偃說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也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即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

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
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弱矣於是帝從
其計因令關馬及弩不得出絕游說之路重附益諸侯
之法急誅誤其君之罪諸侯王遂以弱而合從之事絕
矣

魏荀彧漢末為侍中守尚書令建安九年或說太祖宜
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祖將從
之彧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

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必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報曰微足下之相難

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後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
或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
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
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桓階為尚書時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
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
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
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

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強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

衛覲為尚書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崛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

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
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
衆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
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
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繇是益重覲
劉曄為侍中黃初中孫權遣使求降文帝以問曄曄對
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蜀將取荊州四郡
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

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曠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九分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含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

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

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
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人備
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瞿言

蔣濟文帝時為尚書車駕征吳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
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千數皆滯不得
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
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
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

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過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
過入淮中帝還雒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
分卒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
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
位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孫權
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
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
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

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焉

劉放為中書監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
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
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
步騭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說

孫資為中書令明帝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
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
策果大破之又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

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
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
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
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
而還

劉邵為散騎常侍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
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
邵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

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

晉安平王孚魏文帝時為度支尚書孚以為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軍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為二部為討賊之

備

張華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武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為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策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為必剋

却鑒明帝時為尚書令與帝謀滅王敦既而錢鳳攻逼

京都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
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
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
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
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
心今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
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
哉帝從之

孔坦成帝時為尚書左丞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
回謂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
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
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
亮以為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
孰取鹽米亮方悔之

王彪之為吏部尚書時簡文帝為撫軍執政太尉桓溫
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

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
為計爾若殷浩去職人情驚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
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
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
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
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息
息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
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

宋謝靈運文帝時為侍中陳疾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
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
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運謝事
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况陵塋未幾凶虜伺
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邁紛
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拯赴綿河千里翻
為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耻
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懼徵調

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
屋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捨末遠師隴外
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
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天城欲為首尾
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
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
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
乖其時難為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

前代類以兼弱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
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俱然故古人云既見天
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強平定荆冀乃乘袁
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
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
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
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爾來至今十有二載是
謂一紀曩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

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
有若渴饑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眞實歸聖明此
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曰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
國富兵強不必乘會於我為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
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嘗議損益久可以證冀州
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
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強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
之計孰若一往之費耶或懲闕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

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况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游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鼂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繇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况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

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威遠命
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
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
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
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冒蒙恩賜假暫違禁省
消渴十年嘗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

蔡興宗為吏部尚書時太宗初立諸方竝舉兵反國家
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

永世宮省危懼帝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
逆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
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
之兵其勢相萬爾願陛下勿憂帝從之

後魏張袞為給事中時道武在代袞嘗叅謀慕容寶之
復來寇也袞言於道武曰寶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
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太

祖從之果破之後遷黃門侍郎道武南伐師次中山袞
言於道武曰慕容寶憑三世之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
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昔酈生一說田
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竒策
仰憑靈威庶必有感帝從之袞遺寶書喻以成敗寶見
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剋中山聽入八議拜袞奮武將軍
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

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南藩諸將表宋文帝戒嚴欲犯河

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病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

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
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
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
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
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太武從浩議南鎮
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
漳水造舩巖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
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

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

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
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
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
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
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
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
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
墮落宿值斗牛憂在死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

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
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
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
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
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
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
舉動也太武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
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瑯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

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太武聞赫連定與宋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皆曰宋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宋乘虛則失東州矣太武疑焉問計於浩浩曰宋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宋望定進定待宋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宋軍來當屯在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

當自致討不能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必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太武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萬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

因說南賊之言云宋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太武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

張白澤為給事中時蠕蠕犯塞獻文引見羣臣議之尚書僕射元目辰進曰若車駕親行恐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自安虜懸軍深入糧無繼運以臣量之自退不久遣將追擊破之必矣白澤曰陛下欽明則天比蹤前

聖而蠢爾荒愚輕犯王略寇乃顛沛於遠圖我將宴安
於近毒仰惟神略則不然矣今若鑿輿親動賊必望麾
奔散寧容抑挫神兵坐而縱敵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進
失可乘之機退非無前之義惟陛下留神帝從之遂大
破虜衆

程駿為秘書令文明太后臨朝駿上表曰春秋有云見有
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
鷂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萬代昔陳恆弑君宣

尼請討雖欲宴逸其得已乎今廟算天迴七州雲動將
水蕩鯨鯢陸掃凶逆然戰貴不陣兵家所美宜先遣劉
昶招諭淮南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
服而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氏
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南振旅迴
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四海且攻難守易
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謚方
外猶虞拾遺僥倖於西南勁敵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

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潁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吳寇異圖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算神規彌綸百勝之後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頽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

崔衡孝文時為給事中車駕巡狩以衡為大都督長史
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邊塞衡上書陳備禦
之方便國利民之策凡五十餘條

郭祚宣武時為尚書左僕射先是梁帝嘗遣將康絢過
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民勞危
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以一勺之水或為不
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千
人領羽林一萬五千人并料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

電邁逆令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帝顧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獫狁孔熾周王興六月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嘿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

李苗為員外散騎常侍孝明正光末二秦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已久民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無資

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
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
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颺至風
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
下久秦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
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久之計務竒正之道
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充國持重之規如今隴東不
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

矣今宜勅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

高恭之字道穆為中書舍人元顥逼虎牢城或勸莊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繇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繇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爾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

竭其股肱之力破顯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
萬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
於滎陽向虎牢別徵爾朱榮軍令赴河內以犄角之旬
月之間何往不剋也臣竊謂萬全俄除給事黃門侍郎
於是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叢爾輕
兵奄據京雒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
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
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舉

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
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黃門
侶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爾朱
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
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
能決實可任用遷御史中尉兼黃門侍郎及爾朱世隆
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
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

北齊孫搴高祖時為散騎常侍時又大括燕恒雲朔顯蔚二夏州高平平涼之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顏之推為黃門侍郎武成清河末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之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以為左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甚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不須募之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

守三齊之地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雖不從之推計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

源文宗後主時為祕書監陳將吳明徹寇江南歷陽瓜步相尋失守趙彥深於起居省密訪文宗曰吳賊譎張遂至於此僕妨賢既久憂懼交深今者之勢計將安出弟往在涇州甚悉江淮間情事今將何以禦之對曰荷國厚恩無繇報效有所聞見敢不盡言但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復不得與吳楚爭鋒命將出

軍反為彼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進既不得退又未
可敗績之事匪朝伊夕王而能入朝野傾心脫一日參
差悔無所及以今日之計不可再三國家待遇淮南失
之同於蒿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淮南招募三
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淮北捉兵足堪
固守且琳之於曇頊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計之上
者若不推赤心於琳別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
可為彥深歎曰弟此良圖足為制勝千里但口舌爭

來十日已足終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相顧流涕
隋趙賢通仕周為民部中大夫武帝出兵鞏雒欲收齊
河南之地賢通諫曰河南雒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
以守請從江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一舉以定帝不納
師竟無功

宇文弼仕周為內史都上士武帝將出兵河陽以伐齊
謀及臣下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葉雖曰無道藩
屏之寄尚有其人今之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衝要精兵

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
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願陛下詳之帝不納
師竟無功

唐高適為左拾遺天寶末天下兵起潼關失守適上策
曰竭庫藏召募以禦賊猶未失計事雖不行聞者壯之
李絳為左僕射寶曆元年澤潞節度使劉悟死子從諫
求為留後絳上疏曰臣伏以兵機尚速久即計生威斷
貴定疑即變起人情未一乃可伐謀事勢已分則難命

中據劉悟八月十日得病計是日便死逗留掩匿奏報已遲朝廷既知又數十日都未有處分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同從諫之亂縱有同者不過所厚一二十人直使一半協同尚有一半守順況從諫不曾久主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亦貧窮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四面一將帥充昭義節度令倍程赴鎮從諫未及鋪置新使已到潞州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真從天上落也新使

既到潞州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又設使未到已前謀撓朝命臣亦料得必無能為若欲多分兵馬守境則事須給付器械將校等既得器械又已有正節度使豈肯更為從諫腹心若欲少分兵馬則不足抗拒新使之人事宜物理昭然可知臣前月十七日已面陳論并具狀聞奏訖至今又二十餘日未有處分恐潞州三軍會朝廷意旨將欲效順即慮忽與從諫將欲同惡又却恐除別人儻更被姦人為畫狡計虛張賞設錢

數兵士覬望尤難指揮今則已似太遲失於制置若更稽緩事恐轉生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勅符賜新節度使五十萬匹物令宣示三軍以其從來忠節故有此賜便節級賞設續除劉從諫一軍郡刺史從諫既粗有得必且擇利而行萬萬之中無一二違拒必若不從指揮臣亦以為不假攻討蓋山東三州難自存立若欲旁連魏鎮即須厚賂交通若擬自保封疆即須終日備禦四面受敵必不支持數月之間定見覆敗况又聞山東

官健已不許自畜刀兵足明軍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長短此方義無便授從諫之理今更於意外料度儻從諫事急將所親厚三三千人散投魏鎮必亦虜縛送歸關廷上取忠義之名下快讐怨之志此必然之理也在魏博鎮州留一從諫亦何所利其將士三千既是从逆得散却亦是國家一事縱橫揣度股掌無逃又以為直使山東之人未得其便僂俛受制依違俟時朝廷亦只要明勅四面諸軍嚴兵保境勿令公私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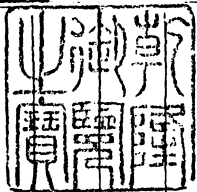
往勿使商旅通流遲不一年梟首必至若或捨此數計
事或後時即非愚臣所知亦必他日追悔臣不勝憂憤
激切之至帝雖多絳之忠誠其時李逢吉王守澄中外
議已定朝臣徒瀝丹懇竟不勝苟且之謀

王起穆宗時為禮部侍郎長慶初大梁帥李宥叛與兄
播密上疏請以徐州王智興討之遣自贖其過帝納之
果復汴州深謂其有將略焉

漢龍敏初仕後唐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

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末帝在懷州時趙德濟父子有異圖晉安砮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於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兵援送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默苟全耶懿因籌德濟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砮嬰壕塹篤勵健兒爾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推堅陷陣

必不能矣況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若之一術也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五千匹請於其間選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與郎萬金二人繇介休路出山夜冒契丹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若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閉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圍栢谷中有鐵障亦可為陷况敵衆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極壯用之晚矣人亦以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七